



■编者按: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,长眠着唐亮、杜平、饶子健、刘飞、刘先胜、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。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,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,其中的篇章,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,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。《发现》周刊联合《铁军》杂志、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“红星园·将星闪耀”系列,一一为您介绍他们的传奇故事。



贺长清(1918-2000):

四川宣汉县芭蕉场乡小湾村人。1931年参加革命,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川东地下党交通员、川东游击军通信员、红四方面军第33军警卫员、排长、政治指导员、政治协理员、团政治处主任,总政治部副科长、科长、副处长,政治学院院长务部副部长,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,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。参加了川东游击战争,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,红四方面军长征,太行反九路围攻,保卫延安,襄樊、淮海战役。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,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、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2000年3月19日在南京逝世,安葬在雨花台功德园。

# 12岁就当交通员的贺长清 毛主席赞他“不简单”



贺长清第一次来南京时在中山陵的留影

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成立五十周年题词

来到贺长清生前居住的地方,他的遗孀谭岚热情地招呼记者进门,手边一本正在读的《列宁全集》,勾勒出老人平和的心境。谭岚今年90岁高龄,她也是一位大校,与贺长清携手走过了艰苦的革命岁月。

“这张照片是他第一次来南京在中山陵照的。”“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全家福。”“这是他被评战斗英雄后照的。”……谭岚拿出老照片来,对丈夫每一个时期的照片都记得清清楚楚,每隔一段时间,她都会将照片从橱柜里拿出来看一看。稍后,她又拿出了自己的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,上面刻着她的名字,“可惜他走了,要不然这奖章也该有他的一枚……”

□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

## 12岁成了交通员,游击队总指挥部设在他家

贺长清小名冬娃子,自幼生长在四川宣汉县一个红色革命家庭。

当时的四川,在军阀、土匪、封建地主的重重剥削下,人民生活一贫如洗。正当人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时候,共产党来了。

193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,贺长清在附近竹林里拾柴时,忽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喊:“小娃。”他回头一看,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走到了跟前:“你姓贺吗?这是贺值三(贺长清祖父)的家吗?”

贺长清不认得这个生人,不敢回答。对方又笑着问他:“孩

子,你爷爷在家吗?”见对方态度温和,脸色庄重,贺长清这才回答说:“在家。”然后跑着回家叫爷爷。

爷爷告诉他,这位先生是周克西,要在这里办学校教书。周克西在贺家住下了,却并没有教书,只是每晚和爷爷谈至深夜,后来还常有二三十人来到家里开会。

贺长清奇怪地问爷爷,但爷爷不肯告诉他。

直到有一天,贺长清发现了一位同志腰背后的驳壳枪,爷爷见瞒不住了才说:“周克西

是共产党派来的,他真名王维舟,要在这里附近地区组织川东游击队,帮助穷人打土豪,分田地,游击队总指挥部就在我们家里。”那时,王维舟奉中共四川省委命令,重新组织川东游击军,并任游击军总指挥和川东军委会书记,准备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。

贺长清听了觉得振奋人心,年仅12岁的他当起了游击队指挥部的交通员,白天送信,晚上站岗放哨,还接受任务秘密组织附近的穷苦孩子,发展他们加入少先队。

## 全家参加游击队工作,身陷囹圄宁死不屈

那时,贺长清全家都参加了游击队的工作。祖母、母亲为游击队烧水做饭,夜晚偷偷起来碾米;祖父、父亲担负联络、通信、筹备粮食、侦察敌人情况的重任。

但此时,敌人也在大肆活动,在各乡村城镇贴满布告“悬赏十万银元”,捉拿王维舟同志。

一天晚上,游击军总指挥部在贺值三家里开会,被敌特发觉。敌人连夜派出了一个营。半夜的时候,放哨的游击队员带进

来一位白发老人。他跑得满头大汗,送来了敌人分三路向总指挥部包围的紧急情报,总指挥部在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转移。

指挥部离开后不久,敌人对贺值三家进行了搜查,然后将贺值三和贺长清的叔父贺泽忠、四爷爷贺宝庭逮捕,关进监狱。敌人严刑拷打,要他们说出游击队的行踪,但他们始终没有屈服。敌人没有得到一点口供,凶残地枪杀了贺长清的叔父贺泽忠。贺值三和贺宝庭仍守口如瓶,被关

数月,受尽各种折磨,后来被党设法营救了出来。不久后,因叛徒出卖,贺长清的母亲又被抓去,敌人将她悬吊在屋梁上,遭受酷刑毒打,要她交出总指挥部的枪支子弹和其它物资,但不管敌人怎样威胁,同样也得不到丝毫口供。

小小年纪的贺长清从家人身上学到了英勇和坚强。1932年底,传来了好消息,红四方面军入川,贺长清和所有游击队员一样,迎着红军的到来。

## 长征途中见到毛主席,被赞从小闹革命“不简单”

1933年,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,贺长清随着红三十三军开始了紧张的战斗生活。

1935年初,党中央率红军长征进入云贵地区,党中央电令在川陕苏区作战的红四方面军派出一支部队,直插川西,牵制敌人,策应红一方面军共同完成北上任务。

当时,贺长清担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的警卫员。红四方面军接到任务后,于3月28日晚从驻地苍溪塔子山出发,强渡嘉陵江,到达懋功、达维。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于6月12日到达达维,这样两支先头部队就在达维胜利会师。会师后,

徐向前总指挥命王维舟返回马塘一带负责筹粮,贺长清也随军长连夜返回了马塘。

第二天,他们接到了上级通知,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同志当晚将到马塘宿营,听到这个消息,贺长清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“我们几个警卫员忙着打扫房间,准备酥油灯,烧开水。太阳快落山时,毛主席和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了。傅钟(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)、王维舟率领我们列队欢迎,毛主席和傅钟、王维舟亲切握手……我兴奋极了,心情特别激动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,我拼命鼓掌,手都拍红了。主席身材魁伟,面容虽有些消瘦,但精神非常好。他

拄着一根竹棍大步走过来,笑容满面地向我们招手,边走边说:‘同志们好啊!’”在一篇名为《长征路上见到毛主席》的回忆文章中,贺长清激动地写道。

稍后,贺长清把毛主席领到他的房间,又送进洗脸水,主席却并不急于洗脸休息,而是亲切地和他交谈:“小同志,叫什么名字,哪里人啊?”贺长清一一作答。主席又问:“今年多大了?”“十七岁。”贺长清答道:“我十二岁就参加了川东游击队。”“小小年纪就闹革命了,不简单。”主席摸着他的头连声说:“好,好,当红军,不怕长征苦,要好好干啊!”主席的激励,让贺长清终生难以忘怀。



全家福

## 指挥战斗,被警卫员救了一命

在贺长清参加的大小战役中,1948年的襄樊战役是他最刻骨铭心的一仗。

1948年7月,贺长清在中原野战军4纵12旅35团任政治处主任,当时,国民党军163旅所辖的2个团,驻守在襄樊西北方向的谷城、光化一带。谷城战斗,35团以10余人轻伤的代价,歼敌一个团大部。

谷城战斗一结束,部队就遵令向襄樊(襄阳)行进,对襄樊形成全面包围之势。襄樊城外的群山上,敌人有20多座碉堡,不断往下射击。战士们打了两天才炸了几个碉堡,代价不小,于是上级决定将山上敌人碉堡交给独立团包围,主力部队迂回到襄樊西城墙外,准备总攻襄樊。古城墙有十一二米高,墙外又有护城河,怎么打呢?35团挑了身体好、作战勇敢的战士组成了90人的突击队。

7月15日晚,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,愤怒的炮弹飞向敌人的碉堡,突击队员在炮火的掩护下跨过护城河,一瞬间就把登城的梯子架

起来,一个个登了上去。但由于城墙上没有回旋余地,突击队伤亡很大。贺长清一边高声呼喊,一边率领战士们向前冲。突然一个人向他身上猛地一扑,他觉得鞋子里像是灌进了热水,双腿有千斤重,浑身一软,昏了过去。

几天后,他苏醒过来,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被绷带裹着,负了重伤。这才知道,当时扑在他身上的是警卫员李天金,为了掩护他而光荣牺牲了。那天,在贺长清负伤后一个小时,部队攻下了西城门楼。次日下午,解放襄樊的斗争胜利结束。

战后,贺长清荣获一等功,他将表彰和奖金托人送去给李天金的家人。后来,还亲自去李天金的家乡找了三次,但因为战争年代时局动荡,始终没找到李天金的家人,只好拿出一笔钱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,请他们找到人后转交。“他晚年还常常讲起这个事来。”谭岚说,贺长清一辈子记得这个救了他一命的战友。

## 身负重伤,妻子只能去看一眼

谭岚和贺长清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夫妻。当时,贺长清在前线打仗,而谭岚在留守兵团野战医院。“结婚后就一直是分开的,除了我给前线送东西,遇到他们部队休整时可以见个面。”谭岚说。

解放战争中,贺长清多次身负重伤。谭岚记得最深的一次是淮海战役时,贺长清去高处勘察地形,但是被敌人发现。“他被炸到空中,摔到地上,埋进了沙土里……战友们都找不到他,后来是顺着他的脚印,才把他找到,那次他的眼睛受了重伤。”即使是这样,谭岚也只是从后方到前线去看了丈夫一眼就匆匆离开,因为她在后方还有艰巨的任务,而身负重伤的贺长

清还要坚持战斗。“你不担心他吗?”记者问。谭岚轻轻地摇了摇头:“没用啊,不是他一个人,大家都是这样……”

贺长清曾先后16次负伤,战争在贺长清身上留下最深的印记是8个无情的弹片。1949年解放以后,8个弹片有5个被拿了出来,剩下在头部、胸部和腿部的3个不能拿。一直到2000年病故,贺长清带着3个弹片过了大半辈子。

“他曾经说过,走后骨灰就放在院子里的树下给树做肥料,但是我还是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功德园,那里有老战友陪着他……”谭岚压抑着自己的哽咽,却藏不住眼里饱含的思念。